

英國書市 2011

蔡明燁 ◎ 英國里茲大學傳播研究所研究員暨文字工作者

回顧 2011 年的英國書市，雖然三大文學獎——柯斯達文學獎（Costa Book Awards）、柑橘小說獎（Orange Prize for Fiction）、曼布克獎（Man Booker Prize）——依然各有精彩，但最吸引我的注意力的，卻是在英國文化界一直若隱若現的三組對話：

第一組對話，可以說是自從進入 21 世紀以來就不曾間斷過的、對於新媒體和數位化如何影響文學創作及書寫／出版形式的討論，尤其是 2010 年亞馬遜網路書店（Amazon）研發出了 Kindle 第三代，在市面上造成轟動，大幅提高了愛書人對 e 化閱讀載體的接受力，因此《衛報》（*The Guardian*）在 2011 年愛丁堡國際書展（Edinburgh International Book Festival）期間，推出了一個辯論專題「書籍之死（*The End of Books*）？」，引發了不少爭議。

第二組對話，是倫敦諾丁丘（Notting Hill）著名的旅遊書屋（The Travel Bookshop）在 2011 年暑假期間宣布關門大吉，使大西洋兩岸的愛書人同聲哀悼，於是有人痛定思痛，開始反思電腦網路與廉價機票的興盛，是否已在無形中徹底改變了旅遊文學的風貌，乃至於讓專業性的旅遊書店不再具有生存的空間？這一組對話在某個層面上（亦即新媒體與數位化對日常生活與寫作的影響），與第一組對話有其相關性，不過我將會把焦點鎖定有關旅遊文學的探討。

第三組對話，是因為個人興趣才特別注意到的一個新增文學獎項——威爾康信託文學獎（Wellcome Trust Book Prize）。威爾康信託是全英國最大的一個支持生物醫學（biomedical）的非政府機構，除了提供經費贊助大型研究計畫之外，他們也不遺餘力地推廣各種與生醫領域相關的科學傳播活動，而設立威爾康文學獎，可以說是該信託在科學傳播上的另一個重大突破，書籍不分小說或非小說，只要是當年度以英文出版，與健康、疾病或醫療、藥物有關的文學作品便有參選資格，而我在這裡所謂的「對話」，指的便是這種跨越了學科分際（醫學和文學）的互動，與國內科學傳播／科學教育界刻正積極推動的穿領域（trans-disciplinary）概念不謀而合，特此引介。

❁ 對話一：英國書市生與死

在「書籍之死？」的論戰中，英國作家尤恩·莫里森（Ewan Morrison）無疑是最激烈的悲觀論者，他預言 25 年之後，紙版印刷的書本將不復見，因為越來越多的讀者已經轉向電子書，而電子書的價格將會日趨低落，因為今天年輕一輩的消費者已經養成了從網路上摘取免費資



訊、新聞、以及其他各種智慧財產的習慣，所以因應潮流的發展，電子書不可能一枝獨秀，也因此他說各大出版社已經漸漸不再預支作家版權費了，就算有，和往年相較起來，比例上也已經大幅下跌。

莫里森並且指出日益猖獗的盜版、盜錄、盜印等現象，還有連鎖書商、超商書架和網路書店之間越演越烈的削價競爭，再加上文化消費市場對年輕族群的口味趨之若鶩，使音樂、電影、書籍的創作內容走向淺薄花俏，但在價值上卻是朝零發展——好一幅末世預言的畫面！

然而實情真是如此嗎？另一位英國作家洛依德·薛伯（Lloyd Shepherd）極力反駁。

薛伯指出，根據 Nielsen BookScan 所提供的數據，十年前（即 2001 年）全英國售出了 1 億 6 千 2 百萬本書，十年後的今天（即 2011 年），這個數字變成了 2 億 2 千 9 百萬本，也就是說，雖然在過去十年間，我們看到了電腦網路使用率的暴增、數位電視的快速崛起、網路遊戲的叱吒風雲、數位盜版情況的急遽惡化，甚至從 2008 年起持續至今、襲擊全球經濟的金融風暴，但英國紙版書籍的銷售量非僅不減反增，而且相當可觀地在十年裡增加了 42%，連實質收入也是上揚的，比 2001 年增加了 36%。

不過薛伯也坦承，Nielsen BookScan 的數據尚不包括電子書在內，如果我們拿 2011 年和 2010 年互作比較的話，那麼今年紙版書籍的銷售量比起去年確實是下滑的，在數量上下降了 6%，在收入上下降了 4%。至於對此數據的解讀，莫里森之流自然一筆勾銷了十年好景，把 2011 年看成是末世預言的前兆；但比較持平的見解，有人以為英國最近正式進入了經濟蕭條期，整體消費力降低是購書量減少的一個重要因素，另外也有人認為電子書的銷售數字統計出來以後，不但可能彌補紙版銷售數字上的差距，說不定還會提升整體數據，換句話說，他們認為電子書的暢銷很可能正是未來帶動英國出版市場旺盛的契機。

有關莫里森認為電子書的發展將會導致作家受到剝削，收入漸趨微薄，乃至於創作日益膚淺、取巧的觀點，目前很難做過多的預測，不過有幾個現成的實例與莫里森的說法其實是背道而馳的，其一是美國作家查爾斯·佛瑞哲（Charles Frazier）出版了他的第三部長篇小說《夜樹林》（*Nightwoods*），成為今年文學界的盛事。佛瑞哲在 1997 年以首部小說《冷山》（*Cold Mountain*）一舉成名，接著花了將近十年的光陰出版了第二部小說《十三明月》（*Thirteen Moons*），同樣好評如潮，然後他又以五年的時間寫完《夜樹林》，以對山脈意象與人性人情豐富、深刻的勾勒而享譽大西洋兩岸。佛瑞哲的文字功力是使他備受推崇的主要原因，也是使他的新作能夠獲得七位數字預支版權費的依據，因此佛瑞哲的成功顯然是對莫里森末世預言最有力的反證。

當然，暢銷作家如佛瑞哲可能必須被視為特例，英國作家協會就表示，預支版稅的平均數字這兩年確實調低了，沒有商業潛力的書籍也越來越難受到出版社的青睞，但是從英國作家協會提供的實際數值來看，該協會成員在 2000 年的平均年收入是 1 萬 6 千 6 百英鎊（合約新臺幣

83萬元)，其中只有5%的作家擁有7萬5千英鎊以上的年薪（合約新臺幣375萬元），而超過75%的作家平均年收入不到兩萬英鎊（合約新臺幣1百萬元）。2011年的數據與此相去不遠，可見莫里森的杞人之憂或許還是有點言之過早。

無可諱言，數位科技與網路書店的抬頭對書市的發展究竟是福是禍，是一場已經延續十年的論戰，反映出人們對於「改變」的焦慮不安，畢竟網路與數位傳播科技的發展，正以出乎任何人預料的速度和方式急遽改變人類世界與生活步調，並使英國的出版事業日趨商業化，而這一組暫無止盡的對話之所以發生，便是為了避免讓過度的恐懼阻礙了理性的思考，期盼從中找到某一種應對的共識，也所以這場有關英國書市何去何從的辯論，相信明年仍將持續。

❁ 對話二：旅遊文學——沒落的藝術？

稍早談及了美國暢銷作家佛瑞哲，他的小說之所以動人，除了故事情節和人物塑造有過人之處外，評論家咸認佛瑞哲作品最重要的特色之一，便是對環境的精緻描繪，他的筆下不僅營造出了虛構人物間的男女之愛，也栩栩如生地寫出了作家本人對山脈的激情之愛，那種空靈、嚴峻、清冷而又隨時可以轉化為晴朗、歡愉的美麗意境，激發了讀者無窮的想像，令人深深著迷。

其實，佛瑞哲在成為小說家以前，也曾經是位旅遊作家，只不過如果他繼續堅持旅遊創作的話，在版權的收入上可能不會獲得偌大成功，而隨著已有30多年歷史的倫敦旅遊書屋結束營運，今年的英國文化界突然警覺到，旅遊書寫是否已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一門沒落的藝術，致使旅遊作家紛紛跳槽，連專門性旅遊書店也受到了強烈的衝擊？

《安蒂斯山脈》(Andes)作者麥可·傑可伯(Michael Jacobs)認為，傳統旅遊文學通常被看成是一種非常精英化的書寫形式，因為過去多半是探險家、外交官、駐外軍官、戰地記者……等擁有特殊職業的人士，才有機會捕捉異域見聞，將之化為文字，但是在今天，旅遊已經成為相當平民化的活動，不僅成本大幅降低，透過電腦和電視等媒介我們簡直無遠弗屆，甚至在google earth上面還可以具體看到世界各地的大街小巷！因此市面上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的旅遊指南取代了傳統旅遊文學，而許多假「旅遊文學」之名而出版的專著，充其量不過是精美包裝的渡假日誌罷了，難怪讀者漸稀，連專事旅遊書寫的作家也越來越罕見。傑可伯表示，他身邊至少就有近十位旅遊作家已經開始改寫偵探小說。

女性旅遊作家莎拉·惠勒(Sarah Wheeler)則持反對意見，她強調過去五十年來，旅遊文學早就已經脫離了傑可伯所說的、帶有強烈殖民色彩的「精英傳統」。她相信真正重要的並非寫作者的身份，而是文字的技巧與敘事觀點，以過去二十年來最暢銷的旅遊作家比爾·布萊森(Bill Bryson)為例，《哈！小不列顛》(Notes from a Small Island)對英國人、事、物荒謬面的細膩觀察與幽默解嘲，才是讓人愛不釋手的主要原因；在《澳洲烤焦了》(In a Sunburned



Country) 書中，布萊森跌跌撞撞地深入澳洲這片廣大又充滿驚奇的大陸，在在令讀者感到新鮮有趣；而《請問這裡是美國嗎？》(I'm a Stranger Here Myself)，更證明了旅遊文學不一定非得描述遙不可及的國度，在自己故鄉的土地上，一樣可以寫出精彩萬分的旅遊報導！

惠勒認為傑可伯「新不如舊」的觀點，基本上是一種文學界的通病，她覺得與其說旅遊文學的傳統藝術沒落了，倒不如說是這個文學類別的大門打開了，在形式上更加自由寬廣了，也因此她非但不認為旅遊文學日趨凋零，反而認為是欣欣向榮、蓬勃發展。

就這點來說，我同意惠勒的看法，不過我也必須指出，傑可伯所言並非全屬無稽之談。例如傑可伯指出從前的旅遊作家多半具有某種特殊身份，而即使今天，惠勒本人便曾是美國科學基金會 (U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的駐地作家，這才有幸在北極住了 7 個月，從而寫出她的首部旅遊作品《Terra Incognita》；此外，布萊森也已經很久沒寫旅遊著作了，卻出版了像《萬物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Nearly Everything)、《趣味生活簡史》(At Home: A Short History of Private Life) 這類科普、社會史類的書籍，至於其他許多旅遊作家轉行寫偵探小說一事，則似乎與近來北歐偵探小說風靡英國的現象若合符節。這些嚴酷的北歐偵探作品，多半對天寒地凍的氛圍有著極其寫實的刻劃，和佛瑞哲對山脈的鍾情有某種異曲同工之妙。換句話說，旅遊書寫和其他作品、尤其是小說的結合，是否已成爲一種新的趨勢呢？恐怕不無引人遐想之處吧。

❁ 對話三：醫學和文學的對話

威爾康信託文學獎在 2011 年是第三屆，獎金爲 2 萬 5 千英鎊 (合約新臺幣 125 萬元)，目的在刺激社會大眾對醫藥和文學的興趣及辯論，彰顯探索人類健康、精神安寧與生活福祉的作品。威爾康信託是英國一個專門鼓勵生物醫學研究的非政府組織，長期以來在科學傳播上格外著力，也經常發展出令人驚喜的實踐方法，而自 2009 年起設立的這個文學獎，便相當具有創意，在潛移默化中提倡科／醫學、人文、社會整合的穿領域 (trans-disciplinary) 理想。

第一屆得獎作品爲吉莉絲 (Andrea Gillies) 的回憶錄《守護者》(Keeper)。吉莉絲是三個孩子的母親，當她的婆婆被診斷出罹患中度阿茲海默症 (Alzheimer's disease) 時，吉莉絲毅然負起了照顧婆婆的職責，而《守護者》所記錄的便是作家的這段親身經歷，她以平淡的筆觸追述與婆婆互動的點點滴滴，讀來誠實、溫柔而感人，但吉莉絲時而憤怒的心情，以及日常生活中充滿了詼諧、逗趣的溫馨片段，也不斷流露於字裡行間。《守護者》最終的探索，便是在追尋人性根本的意義——生命個體難道只是記憶的總合嗎？我們的本性有可能受到疾病的剝奪嗎？所謂的「靈魂」，究竟是個甚麼東西？

第二屆得獎作品爲史柯魯特 (Rebecca Skloot) 的報導文學《海拉細胞的不死傳奇》(The Immortal Life of Henrietta Lacks) 中文版已由遠流出版。拉克斯是一位美國黑人女性，科學界管她叫做海拉 (HeLa)，海拉出生於貧困的菸農家庭，1950 年代期間，在她完全不知情的狀況

下，科學家取下了她身上的癌細胞進行組織培養，發展成了數百萬美元的龐大工業，並成為製藥界的重要工具之一，但是直到海拉去世二十多年以後，她的家屬才終於被告知了這件事。《海拉細胞的不死傳奇》揭露了美國社會潛在已久的種族歧視問題，也突顯了科學界的傲慢，以及在醫學研究與治病的前提下，某些科學家又如何對醫療道德全然漠視。透過本書的陳述，受惠於現代醫藥的人們終於知道了名不見經傳的拉克斯家族是如何受到剝削、默默奉獻，同時本書也引導我們共同思索一個更根本的議題——人體的歸屬，也就是說，我們對於自己的身體——器官、組織、細胞等等，究竟應有怎樣的權利？什麼是最為公平合理、又最能符合人類利益的界定？

至於今年的得主，則是拉普蘭特（Alice LaPlante）與眾不同的偵探小說《心智的轉變》（*Turn of Mind*），由一位失智患者的心聲來鋪陳謀殺事件，故事女主人翁為珍妮佛·懷特醫生（Dr Jennifer White），透過她的日記、回憶片段、夢境，以及人物間的對話等，讀者從一開始就進入了珍妮佛的內心世界。失智之前，珍妮佛曾是一位優秀的手部外科醫生，失智以後，在某些靈光乍現的時刻，我們仍然可以感受到她有多麼犀利聰慧，不過，現在她有時候會認不得廚房裡的那個金髮女郎是誰，有時候她會記起自己的親生女兒，而有趣的是，她總是記不得自己最要好的女朋友亞曼達（Amanda）已經過世。原來亞曼達是被謀殺的，警方懷疑珍妮佛便是兇手，而讀者隨著珍妮佛的思潮起伏，確實發現珍妮佛絕非聖賢，不過隨著線索一步步揭露，我們對於珍妮佛與疾病的殊死抗爭，以及她力求保持尊嚴的奮鬥，已從心底產生了由衷的同情。

綜觀三部得獎作品，有趣的是，得主迄今全都是女作家，她們以優美的文學形式傳達了基礎科學知識與深刻的哲學思考，使讀者在不知不覺中提升了對人文醫學的敏感度，以及對人性的尊重、對生命的珍惜，她們能夠摘下威爾康文學獎的桂冠，可謂實至名歸。📖

